

清太救災工作中

大力組織生產減輕災荒

整個邊山戶數十分之六

靠肩挑運輸解決了口糧

（新華社青島電）清太縣在救災工作中，由縣政府領導，各鄉鎮保甲長官協助，組織救災委員會，分赴各鄉鎮，深入災區，調查災情，組織救災工作。據報：清太縣去年因旱，收成僅有六成，加以連年歉收，災情嚴重。去年冬，清太縣政府，即由縣政府，分派各鄉鎮保甲長官，分赴各鄉鎮，深入災區，調查災情，組織救災工作。據報：清太縣去年因旱，收成僅有六成，加以連年歉收，災情嚴重。去年冬，清太縣政府，即由縣政府，分派各鄉鎮保甲長官，分赴各鄉鎮，深入災區，調查災情，組織救災工作。

千餘畝新開地下種

河曲高家寨

（河曲訊）七區高家寨，有明瞭農業專家，自到該寨後，即組織農民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據報：高家寨，位於河曲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寨農民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農業專家，前往該寨，指導農民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據報：高家寨，位於河曲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寨農民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農業專家，前往該寨，指導農民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

三分區組織工作團

到王家會實驗優軍工作

（龍石訊）分區和縣政府，為研究優軍工作，特組織工作團，分赴各鄉鎮，深入災區，調查災情，組織救災工作。據報：王家會，位於龍石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會農民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會，指導農民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據報：王家會，位於龍石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會農民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會，指導農民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

燒河柴灰當肥料

（龍石訊）王家會農民王龍青，解決了缺肥料的困難。土地改革後，王龍青就盤算着救濟的困難，怎樣解決。後他想起燒河柴灰來，便在秋天發水時，平時沒人燒，每逢開會，他便帶一車柴灰，乘開會未到時，沿河灘把河水沖下的碎柴灰，兩月功夫，堆下七十多担，共燒灰三十多担，摻入五六担毛糞，解決了三畝二分水地的肥料。王龍青說：這辦法解決了，貧民王元進，王章章也燒了十多担。燒河柴灰的方法，是將柴灰成堆，用水澆濕，上面蓋一層土，裏面燒上火，讓煙慢慢燒，不要燒出火，煙燒行（與燒木炭相似）。燒好後用毛糞攪起。這種肥料，適用於水地和旱地。（劉紹斌）

自紡自織解決夏衣

（龍石訊）三區楊家山婦女去春學了紡織，現在又開始學織布。去春，該山婦女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山，指導婦女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據報：楊家山，位於龍石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山婦女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山，指導婦女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

青年張富生決心勤勞動

（龍石訊）大武不自覺，從前是地分下地，分下房，分下地，分下房，分下地，分下房。張富生，位於龍石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山婦女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山，指導婦女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據報：楊家山，位於龍石縣境內，地處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去年冬，該山婦女，因受旱災影響，收成極低。縣政府為救濟災民，特派工作團，前往該山，指導婦女，開墾荒地，種植糧食。

嵐關二區農民代表會暨全體翻身農民，於今年五月爲何軍烈士墓前建紀念碑，碑文如下：

何軍烈士，原名甘止善，四川鄰水縣人，中國共產黨黨員。民國二十九年入伍，擔任教員、宣傳幹事等職。民國三十六年秋，參加嵐關縣土地改革工作團，領導貧僮中農向地主鬥爭，立場堅定，勇爲階級敵人嫉恨，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巨遭毒害，年僅三十有三。羣衆銜莫窮於秀容古城南端。烈士生前工作積極負責，生活樸素刻苦，忠心耿耿爲人民解放事業奮鬥至最後一息。我全體翻身農民，銘感烈士之恩，公決建碑於墓前，永垂不朽！

甘惜分

在一個冬日的黃昏，我爲突然傳來的你的噩耗而震驚，我連夜飛奔到軍中校，金如柏同志告訴我：「遺體已經入棺，但棺蓋尚未釘好，專爲你們弟兄最後一見。」我眼淚奪眶而出！哥哥：我們成了永別，從此再不能相見了！哥哥！我的無止境的眼淚，那些反動的一上司，就想滴在你的臉上，滴在你墓前的土地上，滴在你墓前的土地上，我痛哭了不知多少次數！我記起了許多往事，救亡活動，你非常憤慨。有一次你和你的「上司」一團鬪，我們同胞弟兄九人，爲你爲革命貢獻了整個的生命，你的遺骨安葬在北國的

徐明

你在小學唸書會爲了交不起學費而被學校開除。你被迫到重慶一家商店當學徒。後來你當了小學教員，開始和幾個進步青年接觸，你看了一些革命書籍，你學而不厭，你把許多好文章規規整整、一字一句的抄在你的冊子上，你積累了許多這樣的冊子，你的知識逐漸豐富起來，也不斷地增長了對革命的認識。

哥哥！正當你十六七歲在偏僻鄉村的私立小學中準備剛能啟蒙的時候，白色恐怖使你不得不從學校中走出來，你被迫到「衙門」去充當了一名小小的「司書」和「辦事」之類的職務。可是你

紙。在每一個活動裏你都是積極分子，爲了幫助同志們學習，你自己刻臘版，爲了喚醒羣衆，你親自寫標語、貼標語。你在勞任怨，不惜把自己僅有的一點薪水也捐出來做活動經費。

我比你早到了延安，接着一九四〇年你也到了延安，你寫給我的信上，每一個字都表現出你獲得解放的愉快。可是，你的身體本來就較長期的生活折磨得很弱，但是你在生產中，拚命充實，你經常熬夜，你衰弱的身體和工精力的旺盛之不相稱，使每一個同志都很吃驚。你經過黨的長期考驗，你一直動盪地工作着，你終於被

我不能忘記，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，突然傳來你被踏斃數人毒害的消息。當時我正在參加一個會議，心頭感到一陣驚悸，驚悸得說不出話來。會議匆匆結束後，我緊步趕到衛生處，見你躺在長桌上，臉色青灰，眼睛緊閉，緊攏你的手，已經冰冷了。當天，醫生的剖驗，胃已經發黑，腸子斷成數節，證實是中毒而死。消息傳出，同志們和老百姓莫不悲憤，熟識你的人，尤其痛心！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舉行了隆重

的追悼大會，附近各村羣衆吹打

着哀樂，抬着花圈奠品，前來致

祭。我站在你的靈旁，看見同志

們垂淚吟輓輓輓，一羣羣男女

老幼向你的遺像墓頭上香，四村

一位貴族老太太，撫胸痛哭，發如失了親人。向羣同志啊！當我隨着長長的行列送你入土之際，我臨着毛主席的話：「爲人民而死，雖死猶榮！」

向羣同志，你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系。無論住在那一個村裏，你總是很快地熟識了老百姓。到縣不滿兩個月，你便能叫出許多老鄉的名字，並了解他們的生活情形。老百姓親切地叫你「老向」。我們一同去訪問農民，你了解的材料比我具體豐富；我們一同去宣傳「告農民書」，你辦得的比我生動活潑。提報傳來，你馬上用大字寫出貼在牆頭，有時畫了彩色的地圖；四村樹頭有你的手寫的傳文，靜樂城裏我得到你手寫的雜語。你能普遍地接近

同志，幫助別人，給大家的印象是熱情、誠懇。一個來我軍不久
的青年常對我說：「向羣對我助
助很大。」我見他讀給你的祭文
時，哽咽不能成聲……
和你在一起的同志，都說你工
作積極，有高度的責任心，組織
上無論分配什麼工作，都能不遺
餘力去完成。不計較工作地位，
不論工作的大小，接受了一個任
務，便付出全部精力。前年在北
北野政，宣傳科人少時，你便親
自刻圖章，編輯刊物時，親自監
計封面、校對，甚至一本一本點
訂。去年代表軍幹校去參加總主
任追悼大會，到時臨會還有幾
天，你便參加了籌備會工作。同
來對我說：「我不慣當客人！」
去年五月間，你入了黨。一天

久，你便參加了土改工作，和衆生活在一起，偶然回來時，和我談政策，檢討自己的思想立場。你死後，我翻閱你的日記，記滿了土改中種種數字和材料，臨死前一天晚上還寫着當天了解的材料和明天的工作計劃。你料你志願未竟，突遭暗害，地主階級的陰險毒辣，令人切齒向羣同志！我說不出更多的話，實際工作便是最好的挽歌。最後，要告慰你：你入黨候補期滿，組織已批准追認為正式黨員。你安眠在光明的土地上，將來人民走過你的墓前，都會說「這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他是爲們而死的！」

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

探銀：以前做地，有今年，也顯得拍瘦溜脾，還會的，可是做的細咧！

國保：以前舊土也不多，就多上，把地做務好了，就一「嘅焦」了。如今的好些些，也是咱的。

子明：就是受起來也心動前一受一下地主要份分受下全是咱的，誰也是受咧！

正亮：把那「嘅七麻煩」慳了一了，不知道頭輕了年看吧！真是該飯高，年好！

X X X X X

是冬龍誰隨
八家一翻
咱把地

土地。你爲人民而死，你爲千百萬農民的翻身而戰，雖死猶榮。在追悼你的會上，軍民高呼：「爲向黨同志復仇！」「消滅地主封建勢力！」「讓聲音是多麼宏亮，殺死你的敵人在這聲音面前發抖！」軍中校的同志、東村附近的老百姓、婦女們、孩子們沒有一個不說你們，在追悼你的大會上，他們的哭聲，他們的眼淚，他們的講話，說明了這一切。你生前一個最好的朋友告我：「向黨真正是活在人們的心裏！」「這句話使我感到光榮，但同時使我警惕，我如果不能學習你的優良品質，不能更好爲黨工作，我將有愧於作你的弟弟。」

哥哥！勝利在望，我軍正由北方打到南方，我們的家鄉在國府期待着解放，我們將一打回老家去！「你如死而有知，必將爲此瞑目。持槍解放時，我將告訴你的朋友們：『向黨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！』」

願你安息！願你安息！

土改後一個漫談的記錄

農民分到了土地，能夠自由地進行生產，以前被束縛的勞動力獲得了解放。最近，隴西西屬巴的幾個農民在一起漫談土改前後生產的變化，具體說明土地改革與發展生產的關係。以下便是這個漫談會的記錄。

時間 五月二十二日晚
地址 西屬巴村王丑興家
出席人：

王錢貴 陝西隴西人，在隴石當了十幾年驢家。
楊子保 三驢子個戶，以前沒有一厘田地。
楊國明 千明的哥哥，過去就是驢倌地、澆工、拉轎、擣炭。
王正亮 租用伴租地多年驢子，自稱是被地主拿刀子割了幾十年的人。
王探銀 也是一個老驢家。
王叔建 正亮的姪兒。
老會 縣農會的工作人員。
千明：老會把話說清楚了，咱們大家「嘖嘖」吧！
錢貴：以前是做了今年沒明年，誰也操心吊胆的，怕人家奪地；如今分到了地，把地當成了自己的孩子，可是能好好地「做務」咧！

王叔建：狗日的地主攪子就會奪地，那一年，我叔叔租的來銀的地，遭下年成，沒打下糧食，怕人家奪地，把開荒種下的芥子真的交了租子，還還糠不「散甜」，第二年就搬往把地奪了。

正亮：提起沒地的苦來，真是能叫人哭下！
國保：那一年收了夏，廷杰不讓回屋，半路就把地奪去。窮人叫奪了地，真是當地的命哩！頭年沒做的，第二年就沒吃的，奪了一年就是奪二年，老妻、娃娃幾乎被餓死。
秋一也一嘆秋一不起來。
會：以前沒地時，叫地主「閃忽」的不能按步就班的生產。這是一件叫人生氣的事，咱們再看看，以前生

方。

子明：不一樣的地方可多咧，如今種二寸畝地，比以前種四寸畝地也強。地主們再不能白分一半糧食，也再不能拿上一沒兒大斗一刮租子，種一畝頂一畝，收一升是一升。

標銀：這些打在另外，就說伺候地主，看一年得費多少工夫。以前給地主拉水，咱得早些打點住上地，可是地主家清早睡得連老藍門也不開，等地主起來才能拉，一拉就到了飯時……

圖保：到夏天，嘔花盆擺下一院，可是澆吧！隔一天不澆就是抬舉你。地裏忙得顧不上，人家歡晌睡覺，咱是拉水澆花。

子明：就誤工夫的事不光這一個，遇到個閒時節時，不管忙閒，總要把人家伺候一欲貼」。五月端午，天不黑就得起來燒艾，早早送去讓人家一逼靈」。九月九，收成秋，忙個死不干，還要把糜子沒收，打下，買奉給地主吃新糧。清明節上墳，四月八登童兒，都是咱的事。

錢貴：誤工夫的事還不能小看，前幾年時，一收到秋，就得給地主租幾十天租子，說說是冬天是閒月子，租上幾十天也吃不住。

會：替做地的人，究竟一年中能賺多少